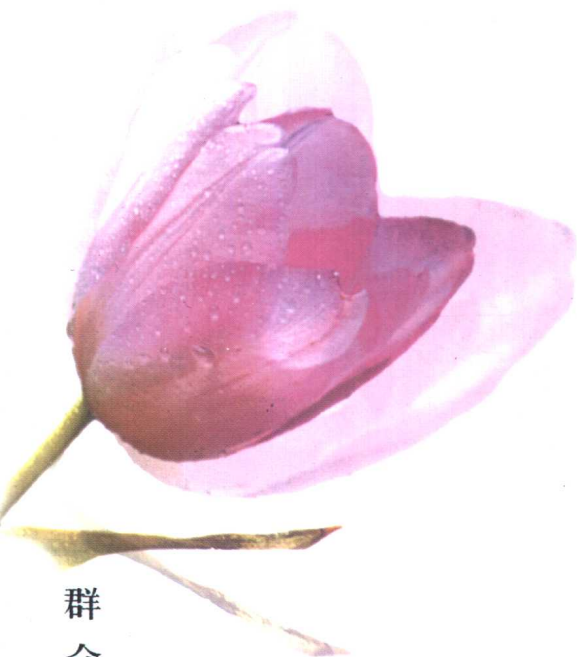


极乐

的天堂

王培 著



群众出版社

极乐 的天堂

王培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极乐的天堂/王培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7

ISBN 7-5014-3160-4

I. 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815 号

极乐的天堂

著 者: 王 培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信 箱: [qzs@ qzCBS. com](mailto: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74 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60-4/I · 1340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凝集了作者两年心血的长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因患特异脑疾而意外拥有超常智商和能力，最后走上高智商犯罪道路的少年，从12岁到20岁的充满戏剧性和悲剧色彩的短暂人生经历。

主人公在一个又一个人生抉择的关口，因为命运的阴错阳差而不断滑入更黑暗的谷底，尽管他在最后关头后悔了，挣扎了，反抗了，但是他却不得不为自己错误的抉择付出全部的代价。

“极乐的天堂”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主人公绝望中想像出来的一线光明，是痛苦忍耐到尽头的一种解脱，而虚幻的期待，在残酷现实中是永远不可能成真的，这是一种无奈，是每个人在筋疲力尽的时候都会发出的那一声叹息。

小说格调较高，文字干净，语言简练自然中饱含着醇厚的情感，在人情日渐冷漠的今天，它无疑会勾起人心底最深处的一丝怀念和一缕温情。像书中爱品茶的女主人公一样，就让我们点起一注香茗，静一静烦乱的心情，半躺在昏黄静谧的台灯下，如同饮茶一样细细品味这个故事吧。

作者网站上摘抄下来的部分读者留言，对作品表达了诚恳的意见和感受：

网友××：这部作品是作者用心用情感写出来的，相信一定会引起许多同龄人的共鸣。

网友“喊喊”：MIMI，你的《极乐的天堂》写得真不错，



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腻，老练，通篇都十分吸引人！你肯定是个长篇写作的高手，呵呵！只有我觉得有一处漏洞，就是你在写关于陈井在教堂祈祷，“出现”上帝的那段没交代清楚，写得很模糊，到底是他心里活动的斗争呢，还是幻觉，或者是真的出现了，对于那段，我觉得：死亡永远夺不走我们的灵魂已获得的东西，因为灵魂所获得的，是同灵魂合为一体的。

网友“Shine”：……那部长篇小说写得真不错，我想如果结尾部分稍做调整，可能会更完美（感觉收得太急了）。

网友“Zhi Zhu”：陈井这个角色是你虚构出来的，还是有生活原形？我真想认识他的生活原形，虽然他身上带有那么悲剧色彩……他就像一个奇妙的混合体，发生在他身上的偶然的、悲剧性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他在拥有冷漠低调、独立偏激、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外表和言行的同时，却又矛盾地拥有本性善良的内心世界，这就造成了更多悲剧事件的发生。对人物性格进行这样的处理，并为他日后命中注定的死亡结局埋下因由，我觉得是很可信的。

网友“Jenny”：开头是有些平淡，但是越读到后来越关心男主人的命运，最后放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完了。

朋友“Selena”：我觉得你的小说真的像一杯清茶一样，味道淡淡的，醇醇的，需要读者用时间用心去感受，但是，在当今节奏感很快的社会，肯安安静静坐下来花费时间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



序

我像往常一样，为自己点上一注香茗，把雪白的稿纸铺展开，摆在洁净的案头。然而那笔尖，却莫名其妙地凝固在了半空，拒绝像往常那样，在袅袅茶香中行云流水般勾画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我，一个资深记者和一名纪实报道作家十几年写作生涯中鲜少遇到的情境。不过，我知道是因为什么。

就像大雨过后，原始古老的红松林里一夜间冒出的成千上万丛蘑菇，想采下最肥大的那一朵，却不知从何处下手。除了不断撞击着我的如火花般四下乱溅的纷乱思绪，还有一股莫名而浓烈的伤感，也壅塞住我的思路，久久地，无法轻易挥散掉。

我想写下的这个故事，取材于两个月前我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采访的一名女犯。我所在的电视台要求我出一套记述一个生活在铁窗下的女人的节目，采访内容包括女犯的日常生活以及真实的心理状态。从厚厚的几摞材料中，我选中了她的那一份。

至今，我依然能清晰地记得她坐在我对面的样子。午后的余晖从高高嵌在墙上的铁栅格窗漏进来，她消瘦菜色的脸庞被毛乎乎的阴影切割成细窄的几缕，有些晦暗，有些阴郁。她叫白香梅，因为涉嫌一起背景复杂、带黑社会性质的仇杀案被判五年徒刑，如今她已经服刑整一年了。一年的牢狱生活，也许还有别的，把一个原本秀美的女人折磨得完全走了样。我还记得她贴在刑事档案上的那张照片，满丰润的，白净的一张鹅蛋



脸上，挂了微微的笑意，宛如一匙纯而不淡的蜂蜜，甜得透亮。

采访刚开始的时候，她固执地拒绝和我对话。无论我怎样反复解释我的善意与友好，她永远那样死沉沉地望着地面，偶尔抬头看我一眼，那冷冰冰充满敌意的眼神叫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一时间两人相对无言，静悄悄的接待室里，一团淡淡的白色雾气从我的便携式茶杯口飘出来，我嗅到了一股初夏的茶园那特有的清淡香气。如果是行家，一闻就知道，这是上等的君山银针，香气很含蓄，但深蕴着底味，还没喝，先醉人三分。无意中我捕捉到了她扫向我茶杯的视线，于是我试探地倒了半杯茶水递给她，出乎我意料，她默默地伸手接过来，喝了一口。

“果然是君山银针，”她像在给自己的猜测下判断，“不过好像不是今年的新茶。”

“对对，”我赶紧接话，“是朋友夏天出差的时候带的，错过了采茶期，但味道还是很不错的，我写东西的时候，可少不了它呢。怎么？你也喜欢这种茶？”

她淡淡地笑了一下没有作答，笑容里，却裹着些微的苦涩。

第二次去采访的时候，我特意捎给她一袋君山银针茶，那是我跑了南城整条茶叶街总算挑到的最新鲜的货色。她捧茶在手，终于开口跟我聊开了。和我一样，她也爱喝茶，而且最爱这种产量极为稀少的茶中珍品。因为相同的爱好，我们的话题逐渐多起来，并渐渐偏离了我原想采访的主题。

我把第一卷磁带塞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合拢双眼倾听音箱里流淌出的柔和的声音，那略带倦意的、低低的嗓音，再次把我带进那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带回十年前，带回一个名叫陈井的男孩那早已逝去的生命里面……



第一章

北京 1991 年秋

“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一朵花的鬼魂，飞回来，寻找它自己”

/

离下课铃响起还剩十分钟的时候，白香梅的眼光再次投向后排一个空着的座位。这个座位已经从一早就到了上午第四节课快结束，而主人仍未露面。她心里暗暗不满，都六年级第一学期了，马上面临毕业考试，学校还鼓励学生去参加什么市级少年围棋擂台赛。理由挺堂皇的，要培养孩子方方面面的才能，说白了，还不是为了让榆树里小学借此扬名？也难怪，那个名叫陈井的男生是有点邪性，五岁时就跟业余水平的父亲学会了下围棋，父母离异后，他就自己琢磨着玩儿，现在已经是北京市围协少年五段棋手了，前几天北京晚报还来过几个记者采访他，本来再平凡不过的榆树里小学，也跟着露了回脸。

对此，年仅二十五岁、刚从师专毕业三年的白香梅颇不以为然。她全家人都是老师，从根至本，她都认定学生的本分就是学好最基础的学业，其它一切都应在其次，校方的做法，难逃谋私之嫌。好在那个男孩的各门功课都还不错，算得上中上



游吧，也真难为他能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技能并频繁参加各种活动后，还能用心于学业。

白香梅顺着一排排桌椅走过，轻声催促着孩子们再最后做一次检查，准备铃响时交卷。走到陈井的桌子后面，她停住了。那个桌斗里满满塞了一摞书，其中最厚一本的书脊上印着《微积分》三个字。惊讶中，她好奇地抽出几本来翻了翻，第二本是《线形代数》，第三本是《多级方程组题库及疑难解答》，全是大学读本，其中的《线形代数》曾是数学系毕业的白香梅最头疼的一门。她“啪”地合上书，一股微微的怒意已经开始在心头骚动。她走到班长张小虎桌前，低声吩咐他见到陈井回来后要他去一趟她的办公室。随后她收上所有的测验卷宣布了下课。

第四节课下课铃响后没几分钟，一个瘦高个男孩敲门走进班主任办公室，哑着嗓子叫了她一声：“白老师，您找我？”十二岁的孩子，已经开始变声了。

白香梅摘下眼镜抬起头，眯眼打量了陈井一眼。男孩微喘着气，额头上细细渗出一层薄汗，清秀苍白的面孔也随着喘息泛出了红晕。看来他是刚刚参加完比赛，听了张小虎的口信赶紧跑着过来的。

“我没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你先坐下。”白香梅拖过一张红皮的折叠椅让他坐下歇息。

“比赛怎么样？”

“好极了！”

陈井还没开口，校长老于倒先笑咪咪地推门进来，手里提了一只奖杯。“陈井真是好样的，拿到冠军啦！”他重重一掌拍在陈井肩头，把奖状和奖杯递到白香梅面前。“看看，奖金一千块。你这个班主任当得挺够格啊！”

白香梅接过奖状淡淡地扫了一眼，放到一边。“于校长，又该有报社电视台什么的来采访了吧？”



“比赛刚结束那会儿，就有记者围上来了。”于校长没听出白老师话里微微的讥消之意，兴致不减地说，“你等着瞧吧，明后天的报纸上就能登出咱们榆树里小学啦！不敢说市级先进教育单位有咱们的份儿，区级肯定跑不了！”他不拘小节地拾起白香梅的杯子喝了一口泡好的茶，“唔，好香的茶呵。”

白香梅皱眉笑道：“于校长，我这儿有点事要和陈井谈谈，您还有别的事找我吗？”

“没有了没有了，你们说。”于校长抓紧又喝了一大口茶，“好好表扬表扬陈井，开班会的时候就发动学生们如何向陈井同学学习。”

白香梅点头目送老校长走出办公室，掉转视线盯在了陈井身上。从始至终，这个沉默的孩子未发一言，安静中透出几丝紧张，似乎他更在意白老师找他来的目的，而不是自己拿了市级少年围棋擂台赛大奖这件事。

“陈井，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白香梅尽量柔和地问。看到他摇头，她把那摞书推到他面前。“这些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些……我是从图书馆借的。”

“哪个图书馆？”

“朝阳图书馆。”

“你借来给谁看？”

“我自己。”

“撒谎！”白香梅严厉地挑高了眉毛。“你这么小年纪犯什么错都行，可撒谎绝对不许。这些都是什么书？线形代数，微积分，你一个小学生能看这些吗？你看得懂吗？说实话，这些是不是哪个班数学老师的参考书，叫你给偷偷拿来了？”

白香梅这样怀疑学生并不是毫无根据。上学期，有一个毕业班的蹲班生因为老挨班主任吡儿，就偷了老师的教参扔到学校外垃圾筒里以滋报复，后来被学校发现全校通报批评。白香



梅原本不相信陈井这样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实学生会做这种事，但是和他声称自己能看懂这些高等数学比起来，她宁可相信自己前者的推断。

陈井被白香梅斩钉截铁的态度刺伤了自尊心，却又不知该如何辩解。其实他早在去年就开始私下里借书做题了，相比之下，这些大学数学比小学课本学起来可有趣多了。可是这些事情说出来谁会相信？白老师的反应不就是最好的证明了吗？

“白老师，您不信，我也没办法。但是这些书绝不是我偷来的。”陈井瞧着书说，一副倔倔的样子。

白香梅一时间倒拿他没办法了，她拿起那本《多级方程题库》翻了几页，灵机一动，说道：“我也不是非要怀疑你，不过……这样吧，我随便抽道题，考考你，”她从题库里选了三道最复杂的方程组题抄下来递过去，“如果你真的答上来了，老师就相信你，好不好？”她为自己想出了这个好办法暗自得意，笑着等他认错。一定得治治学生爱说谎的坏毛病，要不然将来长大了可怎么得了？

陈井扭动了一下身子，一脸“有这个必要吗”的表情，不过他还是顺从地从老师手里接过几道考题，捡了支圆珠笔闷头做起题来。后来的十分钟里，白香梅眼睁睁地看着陈井一刻不停地运算、列等式、求值，直到把题目全部解了出来。她脸上轻松的笑容凝固住了。一个人是不可能把近一千道题的计算过程和答案全部背下来的，除非他真的懂得运算方法。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这种书的？是谁教你的？”她实在震惊到了极点，以至于忘记自己方才对学生的指责和怀疑是多么无由。

陈井简单承认了从很早以前就对高年级的课本发生了兴趣，没有任何人教他，全都是靠自学。他没跟白老师说自己非但翻完了高等教育基础数学的部分科目，还自修了高中物理的全部内容，怕她又大惊小怪。不过他不知道，眼前这些已经足



够他的班主任心跳过速了。白香梅站起来走到洗手池边洗刷茶杯，脑子里反复盘旋着一句话：“神童，真正的神童，少年数学天才！怎么我以前就一点也没注意到？”她回到桌边，往杯里添了点新茶末，提暖壶沏了开水，放到陈井面前。“喝点水吧，陈井。”

她把食指交叉在一起，用指尖顶住下颌，借以稳定如狂潮般纷沓而至的思绪。“陈井，你知不知道，”她感到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你，你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陈井望了望她，什么也没说。

“你家人，我是说，有没有给你做过……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流行的那种，智商测评，可以测出你有多聪明。”

“没做过。”陈井摇摇头。“我妈觉得我挺普通的，我自己也觉得没什么。这些书里，”他指了指那几本高数教材，“也有我看不懂的地方。”

“当然会有，因为根本就没人指点过你！”白香梅有点激动。“陈井，想不想参加今年的奥林匹克数学选拔赛？让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报上名。”她俯下身去拉抽屉，看到自己的手指因为颤抖，两次都从把手上滑脱了。

“白老师，您别，”陈井一下子站起身来，差点带翻茶杯，“我求您别跟人提这些事成吗？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为什么？”白香梅惊讶极了，“瞧，你会给学校，给你妈脸上争多大光添多少彩儿啊？”

“我不知道，可就是不想。其实，连每次去比参加围棋赛，我都是硬着头皮去的，”陈井瞥眼瞧瞧奖状，微微烦躁地晃动了一下肩膀，“真的。求您了，别告诉别人。”

“那么，你每次考试，才考八九十分，也是故意的，因为不想让人知道你有多聪明，是吗？”白香梅渐渐体会到了一点他内心的感受，却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陈井支吾了一声算是回答。他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说



道：“白老师，要是没别的事，我得回家了。我妈看我中午没回去该急了。”

“噢，对对，”白香梅忙点头，把奖杯和奖状拿给他，“带回去，也让你妈高兴高兴。”

陈井随手拿了，又问一句，“对了，白老师，那一千块钱，什么时候能给我？”

说这话的时候，男孩的耳根处不由自主地洒出一片难为情的红晕。白香梅无奈地暗中摇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学得跟大人一样惟利是图了，难道连这么出色的小天才，也不能例外？“我去跟校长问一下，”她回答，“应该很快。”

等陈井走出门去，白香梅有点失魂落魄地坐下来出了会儿神。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应该向校方汇报这孩子的事情，还是答应陈井先替他保密。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只好决定先帮陈井要回那笔奖金再说。她来到三楼校长办公室。于校长正和黄素珍，一个被所有年轻教师背后戏称为“黄连素”的六年级教导主任聊得欢，大概还是为了陈井得奖的这件事。

“是小白呀，进来进来！”于校长听见白香梅敲门，赶紧招呼她。“怎么还没回家吃午饭？陈井呢，走了？”

“啊。校长，陈井问我什么时候能给他那个奖金。”

“这事儿啊，”老于爱惜地轻抚头顶日渐稀薄的灰白头发，“那一千块钱呀，学校决定暂时先不发给他，由学校替他保留，等他毕业后再说。”

“为什么？”白香梅很吃惊。

“没有为什么，这就是学校的规定。”年逾四十至今未婚的黄主任口气果断地接过话茬，“他还是个小学生，不能给予任何物质刺激。做什么事都要求金钱的回报，将来怎么培养自己为祖国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对这些还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学校就要给予正确的引导，让他们走正道。你是做班主任的，这些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黄素珍教训完白香梅，又掉转头去放低了铿锵有力的声调，继续和校长嘀嘀咕咕：“真别说，这单亲家庭的孩子好像个个都聪明。陈井他爸妈五年前就离了，那孩子单靠他妈一个人养活，哎，还这么有出息。我们家楼下一邻居，头年也是，独个拉扯个闺女，听说学习也不错……”

白香梅懒得听她家长里短的絮叨，硬着头皮追问校长：“于校长，我可是答应陈井了，这笔钱要是不发给他，以后我怎么做他的班主任？”

“你又不是他一个人的班主任，”黄素珍恨铁不成钢地凌空点了她两指，“我说你毕业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说出话来还幼稚得像个学生！你给他一个人开了这个头，以后还怎么管教其他孩子？”

于校长见白香梅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忙站出来打圆场：“小白啊，我说呢，你就跟陈井照直说，学校有专门规定，所有学生得到的各种奖金，都由校方暂且保管，但是不会不给他。你要实在张不了口，就让他，或是他家长来找我，由我出面解释，好不好？”

白香梅本来不打算这样轻易放弃，但突如其来的一阵烦躁让她决定投降。“算了校长，还是我跟他说吧。”她径直走出校长办公室，听见身后传来黄主任不满的牢骚声，“现在这些大学生，没什么本事可一个比一个傲气呢……”

下午第一节课是语文，白香梅判完了卷子，走到六年级二班门口一直等到下课铃声响。第二节课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体育，教室门一开，欢蹦乱跳的学生就一拥而出，抱着衣服抢着到厕所去换运动服。白香梅笑着和语文老师打过招呼，仍等在那里，直到看到最后一个慢吞吞走出教室的身影。

“陈井，”她叫住他，“你等一下。”她注意到孩子的脸色很糟糕，苍白到几乎半透明，额头上的淡青色血管隐约可见。



“怎么啦，不舒服？”她抬手想试探他体温，却被他微闪身避开了。“我没事。”他说着凑过来，靠近走廊一侧的玻璃窗，注视着窗外已经开始扭打玩闹在一起的、精力充沛的同学们。

“你怎么不去换运动服？”白香梅问。

“这节体育课我不想上，所以请了假。”

“你不喜欢体育课是不是？”白香梅打量着他略嫌单薄的瘦长的身躯，“可你应该多运动，要不然体育课的毕业考试你可要不及格了！”白香梅边开玩笑边思忖着话该怎么说，等终于考虑好了，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码事：“陈井，我听说，你现在在光靠你母亲抚养？你爸呢？他不照顾你们母子生活吗？”

陈井细长的手指抠了抠窗台，转开了头，但白香梅仍敏锐地捕捉到男孩眼角旁浮出的一丝不耐的细纹。可能是出于天生的对老师的敬畏，他还是勉强做了回答：“他离开我们很久了，一直没回来过。也没寄回过钱来。”

“你母亲现在做什么工作？”

“榆树里商场的售货员。”

“噢。”白香梅瞧了瞧陈井脚下穿得很旧的一双旅游鞋，明白为什么他会向自己问那笔奖金的事了。

“陈井，今天晚上我要去你家做家访，下课以后等我一起走，听见吗？”她交代完，也不理会孩子眼中讶然的神色，匆匆离去了。

从学校到陈井家，要坐三站地的公共汽车，下车后还得七拐八绕地穿过几条狭长脏乱的胡同，才能走进陈井家所在的大杂院。白香梅观察了一下墙上那张生了黄锈的门牌：茶树根胡同 353 号。

大杂院里名副其实地堆满了各色杂物。白香梅不小心踩到什么圆溜溜的东西差点一跤坐到那户人家的门口，才分辨出那是两颗该死的土豆，额角又重重撞上了那户人家修葺过低的厨



房屋檐，着实疼了好一阵子。陈井很不好意思，始终在小声提醒着她。他带她穿花拂柳般挑开一重重晾晒的衣裤被褥，在这曲折幽深、危机四伏的大杂院里走了好一会儿才停在一扇窄窄的门户前。“妈！”陈井拍了拍纱门喊了一嗓子，“开门！白老师来啦！”

这一嗓子倒把几户邻居叫得同时推开门窗探出头张望。陈妈妈也随后打开了门。她没有接到预先通知，格外显得慌乱。“哟，白老师！快请进，我刚下白班，还没来得及收拾屋子，又脏又乱的。井，你怎么没告诉妈呀？”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白香梅主动解释着，左脚已跨进门，“不好意思，倒叫您不方便了。”一边说着，一边环顾四周。这是一个里外套间的平房，总共加起来不到二十平米。因为朝向不对，大白天的屋里还黑乎乎的，黑得让人压抑，让人忧闷。不过屋子并不像陈母形容的那样脏乱，相反，这是一户在大杂院居民家里难得一见的干净整洁的人家。

陈井忙着摘掉晾在窗台下面的几只袜子扔进里屋，又跑出来给白香梅沏茶。

“我们没什么好茶，”陈妈妈从儿子手中接过茶筒，满满抓了一撮，“只有点黄山毛峰，不知道还新不新鲜了。”

“您别忙乎了，快坐吧！”白香梅捧茶杯啜了一口，苦得差点吐掉。“您，您怎么称呼？”

“我姓莫，莫彩凤。白老师，今天您务必要在家里吃饭。您先坐着，我这就买菜去。井，过来陪陪白老师，妈一会儿就回来。”

白香梅推搡了几回，见拦不下陈妈妈，只得随她去。站在屋中央环视一番，见屋里陈设着几件老式的旧家具，一张木制的双人床头，还贴着去年的挂历画，也许是为了让那鲜艳的色彩给屋里添些活力吧，所以至今也没摘去。

“白老师，”陈井把茶杯沏满了开水端给她，“您喝茶，这



茶就是不如您自己的茶香。”

“不不，挺好喝的。”白香梅又浅浅啜了一口。“陈井，能看看你的房间吗？”

陈井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了。“您看吧，可也没什么好看的。”他把白香梅领进里屋，拉亮了灯。因为里屋更背阴，一扇离地很高的小窗户根本起不上什么作用。“好在现在是秋天了，”白香梅想，“要赶三伏天，这屋里没电扇没空调，可怎么住人呐。”

小屋里充斥了一股年轻男孩子身上特有的体息，热腾腾的。除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堆满书籍的长条形木桌，就没什么正经家具了。靠床的那面墙上，挂了一张画满黑色线条的围棋棋谱，两盒装满黑白棋子的竹制棋篓摆在床头一个自制的搁物架上，下面压着几本围棋专业书，旁边是一只红色纸灯罩的台灯。

没有玩具刀枪，没有被踢坏的足球，没有动作明星的健美图片，除了一屋子书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男孩子房间应有的装饰。但是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却出了一个真正的少年天才。

“陈井，过来坐。”白香梅拍拍身旁的床板让男孩坐过来，突然地，她忍不住伸手抚摩他的头。她手下的发丝像女孩的一样柔顺光滑，覆盖着一个圆滚滚的后脑颅骨。

“对不起，上午错怪你了。”白香梅说，又指着书桌上一本《模糊数学概论》道，“看来你自己还在看更高深的东西。”

“我自己瞎看着玩的。”陈井忙回答，“上午的事，我都忘了。”白老师温软的手掌带着茉莉花香味轻轻滑过头顶，陈井的身体不由得一阵紧张地收缩。“白老师，”他低下头稍作躲避，“您今天来做家访，为什么事啊？是不是我这几次考试……”

“不，不是，以你现在的水平，小学数学又算得了什么？我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以后你考成什么样子，我都不管。但毕